



禹貢三江考五百四十二

禹貢三江考者所以別異於諸說三江必分三條水也故凡言某江為北某江為中某江為南者皆非禹貢經文之三江

据禹貢經文考之明有三水納彭蠡中納三出三決不以其溷為一流而疑其所出者之非所納之三也故夫彭蠡以下

亦決不能劈空劃開三條水而禹貢乃於不劃開中生其分別曰此為北江此為中江則亦不得不指中江之南一分而

曰此為南江也何也納三出三自然之理如漢既入江或乃疑之曰止一江耳安得曰江漢朝宗于海必經文譌也豈其

然乎經文於彭蠡甫納三水下竝未劃開之時即分而名之曰北江中江不但為一水三江下註脚且為一江兼漢見圓

皇清經解卷吾四十二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目

一

光蘇氏以為三江止一江其識卓矣乃曰於味辨之夫水信有味味信可辨然既目驗其三水入彭蠡何不可於其入之

三而信其出之三夫三入三出其顯焉者也三出三味其微焉者也舍其顯者而辨其微者豈惟上智雖愚者亦斷不出

此程瑤田

禹貢三江依經說義篇 三江辨惑論 三江辨惑論二

論三江惟主一江乃不破禹貢命名中江北江之義 荆州

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

解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於字解

禹貢三江考一

東迤北會于匯匯字解 論鄭注補南江必於東迤者句之
義 論導江篇東迤北北字卽指謂漢水之義 論禹貢南
條水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之義 論禹匯漢水爲彭蠡澤以
治揚州三江之理 論以大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其誤
始於酈氏注 再論酈注南江之非及不見中江之窮於辭
論匯澤爲治水一大法 論疏河爲治水一大法 論治
水以豬水爲洩水地

禹貢三江考三

全氏謝山經史問答論三江諸說辨 禹貢漢水入海說
述瀆 奉答阮中丞寄示浙江圖考書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二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目

禹貢三江考

歙程徵君璠田著

禹貢三江依經說義篇

南江之出於彭蠡自古在昔而然者也使無漢水入江東匯澤爲彭蠡之北江無江至東陵東地北會于匯之中江則南江之名亦終古無之矣今其出也與匯澤會匯二者並行於彭蠡之中卽目直尋中者中南者南北者北分於彭蠡犁然三分去鄭

注所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豁然確斯矣吾想鄭君之注三江也豈不曰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止二孔入海耳經言漢入于海江入于海是也今揚州南江出於彭蠡向之江漢二孔至是亦匯之會之於彭蠡與南江並列爲三犁然二分實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二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一

則溷然歸一彭蠡於一彭蠡中而又東行而命之曰北江中江今且以南江配之而入於海也豈非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哉是故彭蠡以上雖欲命以北江中江之名而不可得彭蠡以下卽欲沒其三江之名而亦有所不能何也以其至此而南江始見則北江中江禹必至此而後命之名者可思也禹貢不見南江者以南江上流未經濬導雖有其文無頓放處亦以有中

有北必有南可知或見或不見若滅若沒如畫龍於雲中藏其全身此屬文之法也鄭君爲注覘定岷江東地時南江迸出而經但曰東地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因遂据經中江中字爲控北引南實以南江函於其中故毅然補注之曰東地者爲南江此所謂先經始事後經終義解經者之體裁以明白曉人者也鄭

君禹貢注見於正義及他書所引者凡地名與山水名率引地理志江氏聲曰漢書有地理志鄭注所引閭與班志不合劉昭補後漢書志敘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則東漢別有地理志鄭君當東漢之末據其當代之書故不與班志同據此則鄭所引地理志不必沾沾與班志校勘然兩漢相承地理不得大有更易鄭所據之志今無可考即取證班志亦自不致懸殊今余悉心校勘鄭所引地理志亦有不盡憑之者如荆梁二州並有沱潛既道鄭注荆州云爾雅云水出江爲沱漢爲潛今南郡枝江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水則未聞象類是鄭君不憑地理志枝江之沱水爲荆州之沱而轉以地理志不呼爲沱之夏水爲荆州之沱也鄭注梁州沱潛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郪水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是鄭君於梁州沱潛亦均不憑地理志郫縣汶江之沱安陽之潛而轉以地理志不呼爲沱之郪水爲沱不呼爲潛之西漢水爲潛也由是言之鄭君於地理志合者則引而實之其不憑者亦引而駁辨之今三江在地理志於吳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於毗陵曰江在北南入海揚州川於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言之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二

鑿鑿如此然則鄭君所據之東漢地理志當亦不殊乃絕不引之以實其所注之三江與其所指爲南江者是鄭君於地理志所說三江不憑之也余因鄭君不憑乃復檢取地理志涵泳之然後知其三見揚州川者指謂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故志會稽曰揚州山志具區曰揚州藪皆與職方氏之文相應非指謂禹貢經文之三江故鄭注絕不引地理志以說禹貢也至禹貢之北江中江見於導漢導江兩條中三江旣入見於淮海惟揚州條中本無郡縣可指故地理志中不一及之也今欲考定三江要當取經文讀之

揚州經文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旣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蓋言揚州之人大治於是彭蠡水不沸騰而旣豬定矣則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向之陽鳥散處澤旁之高邱無定居者今彭蠡豬而隙地出徧生蘆葦以爲陽鳥之棲而得其所居於是匯澤之漢水至是行江中而爲北江會匯之江水至是亦安瀾而爲中江而彭蠡所納上流之水北入於江者自然東行江中而爲南江而三江之名成矣三江無所壅塞旣入於海則震澤向因江水汎濫而狂沸不能定者於是施功甚易而有不底定也哉蓋三江之入承彭蠡之豬而言之禹見匯澤會匯之水勢交橫而彭蠡之上流又奔騰迅至而塞阻之於是彭蠡以下以一江束而吞之勢必壅湧汎濫而難奏入海之績禹之施功先盡力於彭蠡蓋於咽喉之地疏通其上流使其逼迫爭赴之勢不肆其虐開洩其下流使其鬱堙久滯之路得順其流其如何施功我不敢知而要

必聚者散之急者緩之專一在於彭蠡之豬豬之而至於不秀
溢則江水自然由地中行而入於海矣蓋江以一江受三水故
壅而難行亦以一江容三水故至此乃得三江之目明於彭蠡
以上不得有三江而後知分於彭蠡者不加以三江之名而不
可得何也無彭蠡則無南江無漢之匯澤則無彭蠡一江直行
夫何三江之可名又何貴於彭蠡之豬也哉

荊州經文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
既道雲土夢作又蓋言荊州之水大治則江漢兩水非常之原
於是竝驅由揚州而朝宗于海矣由是回視上流洞庭一湖納
沅漸無辰敘酉澧資湘之九水號爲九江其水甚盛已無汎濫
之虞沱爲江之別潛爲漢之別其始出也皆在梁州已而合流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四
於江漢矣至於荊州江漢復有沱潛之別今亦皆復其故道於
是荊州境內之水無不由地中行而向之雲夢不見土而不能
久者亦皆水去而民可安居而樹藝矣

經文又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
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也北會于匯東爲中
江入于海余涵泳之竊爲比物而言之導涓會澧會涇至入于
河止矣導洛會澗瀍會伊亦至入于河止矣河水行至兩入河
處亦不見會涓會洛之文蓋河以洪濤受之泯然無迹涓洛諸
水盡爲河水矣此記小水入大水之例也今漢水入江亦爲小
入大則入江後亦盡爲江水書曰南入于江亦可以止矣而導

漢條下乃變其例增成之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不以匯澤爲江之力而直以匯澤歸之於漢於此知禹蓋日驗
而得之既目驗見爲漢之匯則匯後之江水中爲漢水所占者
不少矣是烏得而沒滅之哉然而漢水在江水中固已混然無
跡不得仍漢之名別之曰北江見一江水中明明以其三分之
一予之矣於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於導江
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竝詭異觀相爲伯仲宜吳
氏澄以爲漢與江共爲一瀆其說亦自有見然而漢不得與於
瀆之數者則以其旣入於江而卒未嘗復出於江但爲江之附
庸轉可以冒江之名而不可以復漢之名此禹所以定四瀆爲
江河淮濟而漢之不得爲瀆也審矣問者曰漢入於江與濟之
入於河豈有異乎曰大異不同也濟入於河而出於河者也濟
清河濁當入河時一股清流截然徑渡設不伏而見河流豈能
溷之及溢之爲滎不染河流之濁載出載伏爲獨大之瀆以入
於海豈若北江之在江中而不復出哉旣不復出江水又足以
溷之以視濟水不可同年而語矣雖然禹敘導水入於海者凡
五以漢儕於四瀆而五之敘荊州曰江漢朝宗以有中江北江
必有南江而特著三江旣入之文至孟子論禹治水言其掘地
注海水由地中行者曰江淮河漢豈欲屈濟而伸漢哉言發源
注海者漢不得比於濟之獨大言洪水汎濫治之使由地中行
者漢與江淮河竝告成功無以異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哉若夫
漢之不得爲瀆也分定之矣漢不爲瀆則漢在江中其入海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五

與江並爲一流荆州之江漢朝宗亦言與江並爲一流乃今人不善讀地理志而取其所志者與禹貢之三江糾纏相濶導漢明云北江今言北江爲岷江之正流導江明云中江今言中江分出於岷江之外審如是則禹貢經文全非實錄而去禹二千餘年之後後人目驗揣度之水生吞活剝以名禹貢之中江北江而不知禹貢實於導漢條下大書東爲北江實於導江條下大書東爲中江後人必欲舍經文而從焚阮之後世遠言湮摸索而得之三江此何說也鄭君生班氏後獨求三江於彭蠡與經文通一無二識何卓也嗚呼導江自名其江曰中江則岷江之爲中江名之前定者也今人誤讀地理志則以經文自名之中江讓之爲北江而跨岷江右之自蕪湖出西南之水遷而就皇清經解

卷吾四上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六

之以冒爲中江於是南江不得不更遷就以擠於石城分江水而僑寄之矣附贅縣疣駢拇枝指必天之生是使獨而支離其形焉斯亦無如何耳禹治水乃顧支離其南北中三江之名且又自叛其江名中江漢名北江之說學者不涵泳禹貢爲之疏通而證明之猥曰三江必有三條水而偏信後世揣擬之水比附禹貢之三江爲先入之言以主之余滋惑矣

地理志之三江其說亦必有師承妙在坐定揚州川示人以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而言也尤妙在絕不以大江爲北江亦絕不以分江水爲南江不開後人聚訟之門然究不能考正禹貢經文之三江或亦疑事毋質之義與

三江爲解經者之一大惑也久矣欲辨其惑言人人殊然而羣言之滄衷諸聖禹貢之文未殘闕也古人立言成章而達克細釋之如親承口講而指畫之也舍傳從經神遊其世而向友之乃知後世諸儒雖不無各有師承然皆粗涉其藩鮮不參以臆見故舊執半皆野言迨及輓近增謫益繆其於傳義已猶耳孫之於遠祖無由聞其聲而見其似矣若夫經文更以爲奧渺難曉莫肯字梳句篋而求索其微妙之旨故說者愈多而鄉壁虛造之言闢塞心目益滋惑矣嘗試論之天下之水在南方者江爲大導源岷山由梁州而荊州而揚州以入於海一江耳何以至於揚州而有三江之目耶以江之左有漢水來入之而江之右有豫章水來入之一江也而受左右來入之水故彭蠡在江皇清經解

卷五高士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七

之右而其匯之也漢水匯之然雖爲漢水所匯而成其彭蠡之大而又有豫章諸水納之於是江以南方最大之水挾漢與豫章水鼓浪東行而彭蠡適承荊州之委下踞揚州之境故三江之目揚州得而專之矣若欲破碎其經流之江依附其經流之江割裂其經流之江叛悖其經流之江意謂彭蠡以下經流之江止一江不足當三江之目曾不涵泳禹貢創意造言之妙而逞其臆說遂乃拔赤幟而樹異幟以疑誤後學可勝言哉夫三江之名見於淮海惟揚州篇而北江之名見於導漢篇中江之名見於導江篇無疑義已乃後人紐於一江不可名三江之說必欲求三水以實之則與經文不合矣至東坡欲以水味別之總無解於一江呼爲三江也解者紛紛大率於此處疑不能明

且又以爲南江未見於經也而余獨以爲漢入於江至彭蠡之下經特予以北江之名江於彭蠡之下經反別以中江之名釋經之指實以彭蠡之匯專屬之漢而彭蠡之難匯也又有豫章水之納以激之而江水之安居其所者烏能憑空賈勇以與突如其來者相爭勝禹於是全據漢水之力以作其匯澤之功此神禹之所以爲神也故其在荊州也漢之力足以截江流而匯彭蠡非漢之能抗江也據衝突之勢漢與江遂不相讓故紀荊州之蹟曰江漢朝宗于海竝說異觀江固莫之或先也漢自名漢江自名江無異稱也至於揚州則不然矣是故紀導漾曰東流爲漢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彭蠡之匯匯於江也則北江之名何可沒也故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曰東池北會于匯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士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八

會于匯江會之也則中江之名固其所也故曰東爲中江入于海何以必謂之中江也彭蠡之得匯也漢水之力也而彭蠡之不能不匯也有豫章諸水趨而納之也江居其中非中江乎故中之名又弗可改者也故三江之名至於揚州名正言順意在斯乎神禹之未導江也滔天之患江之爲江何如也而又有左右兩大水以助其洪濤瀾汗之勢禹貢之言澤多矣而見匯澤之文者獨此耳於斯時也水不由地中行可以想見江水之汎濫無垠其於此澤參三激怒之狀不知若何籌策乃可使之安流入海而其下流又有震澤之動盪於大江側者鼓若山騰名之曰震其與匯焉者豈多讓焉蘊其歸宿之地乃益爲患於咽喉之地禹之治之也上經營於彭蠡之豬下躊躇於震澤之定

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耶而後乃今三江既入而揚州之域人乃
可以得平土而居之矣据禹貢荆揚兩州及導漾導江之文北
江中江之目不見於彭蠡之上而見於彭蠡之下三江之目不
見於荊州而見於揚州可以斷三江之爲北江中江南江而言
三江者乃如議禮之聚訟由泥於三江不得專指一江而不知
東爲北江入于海之文屬於匯澤爲彭蠡之下東爲中江入于
海之文屬於池北會于匯之下試平心而雜誦之絕不別生枝
節若欲假借支流豈止於三何去何從不亦莫適爲主也哉

三江辨惑論二

揚州之三江止一大江而寄北江南江於中江之中以成其爲
三江而入於海也猶之荊州之江漢跨揚州千有餘里而歸於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九

海亦止一江而寄漢水於大江中而謂之江漢朝宗于海也漢
寄於江不聞有人疑其見江不見漢而必欲於入江之後尋一
衆著之漢水以與江相配乃可謂之朝宗而至於三江則獨疑
之而不許其寄北江南江於江中何也且漢之寄江默爾而喻
人無不信而三江互寄明明見於導漾導江兩篇而曰若爲北
江若爲中江已別白焉而定其名矣其未見南江者以江漢已
治豫章安流無庸施功抑以有中有北而豫章水之入江不言
南而南可知也向使神禹有導豫章之舉必出一條曰導豫章
水至于彭蠡北入于江東池北與江同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
海也古人文章屈伸伏見若滅若沒知其解者且暮遇之天下
大水曰四瀆江河淮濟謂之瀆者言發源獨注於海也而孟子

之言水由地中行則曰江淮河漢漢不獨注海而得並稱者漢水之大足以亞江也觀其入江之後而又東行力能匯彭蠡而江水轉欲迤其所匯而行焉則漢之爲漢何如也故導漢之文於其入江後復大書特書之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其意若曰漢雖入江而江不得奪其入海之文故曰漢水之大足以亞江也導洛者曰入河紀其入河焉耳矣導渭者曰入河紀其入河焉耳矣豈若漢水之入江旣紀其入江復紀其入海獨注海之謂瀆漢雖非瀆而禹貢之紀之不啻其爲瀆也此孟子所以與江淮河竝錄之與是故荊州表其蹟曰江漢朝宗于海言漢能跨越揚州而與江同入于海也揚州表其蹟曰三江言江至此有漢入焉禹目觀其匯彭蠡狀而於其東也目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十

曰北江禹又目觀江之池北會匯之狀而於其東也目之曰中江其目爲中江也禹實目觀豫章之水在其南足以配江漢而三之故於江而大書特書之曰中江也假使漢水入江之後東行焉而無豫章之水北入于江無數百里之一片大地子漢水以匯澤之資則雖終古無彭蠡可也亦終占但有江漢朝宗于海耳烏在其名大江爲中江又烏在其名漢水爲北江哉江之有北也由於有中江也而江之有中也由於有豫章水之南江也惟其有豫章水而又據其一片大地然後有彭蠡之匯然後漢水亞江之力乃見而大江居中以撫有南北而慶安瀾禹於是定以三江之名而史臣之作禹貢乃紀之曰三江旣入也間嘗綜覈禹貢梁荆揚三州之文而私度神禹治水之指其全力

專注於揚州之三江而三江之施功又全力專注於彭蠡之匯
之而豬之也觀其導漢水也於入江之後曰東匯澤爲彭蠡漢
水之力雖有匯澤之能而導之不得其道吾恐漢不右趨而左
行用力愈多益以順其就下之性安見其能往而匯爲彭蠡而
彭蠡又安見其能豬之也不能匯之而豬之則豫章諸水奔赴
入江愈益迅駛而與江漢同爲一道怒而爲濤排山拍天於三
水相擊之地而其下又束以江之兩厓巖石危礮而夾鎖之然
則禹不匯澤不能爲彭蠡之豬於是三江激成爭入之勢而震
澤永無底定之時將見有湧無洩其能奏入海之功乎今觀導
漢曰匯爲彭蠡禹非袖手而觀其匯也導江曰迤北會于匯禹
亦非袖手而觀其會也迥而匯焉所以殺其勢直而會焉所以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十一

順其情余壹不知禹之所以致力者何若而要之三江之得人
海其全力專注於此夫然後三江入海而震澤底定焉夫震澤
之定其事亦豈易言然而彭蠡之豬厥功爲尤鉅也若夫荊州
則江漢朝宗于海雖由於九江之殷雲夢之作乂而沱潛之皆
道也然苟三江未奏入海之功而江漢亦烏紀朝宗之績也至
於梁州爲江漢之所發源亦但以沱潛之道見江漢之安流而
岷之爲江源嶓之爲漢源絕不言其水之治狀而但言其環山
之土地可以種藝不於斯而益驗神禹之施功其全力專注於
彭蠡之下也哉

匯澤會匯彭蠡豬三江入之圖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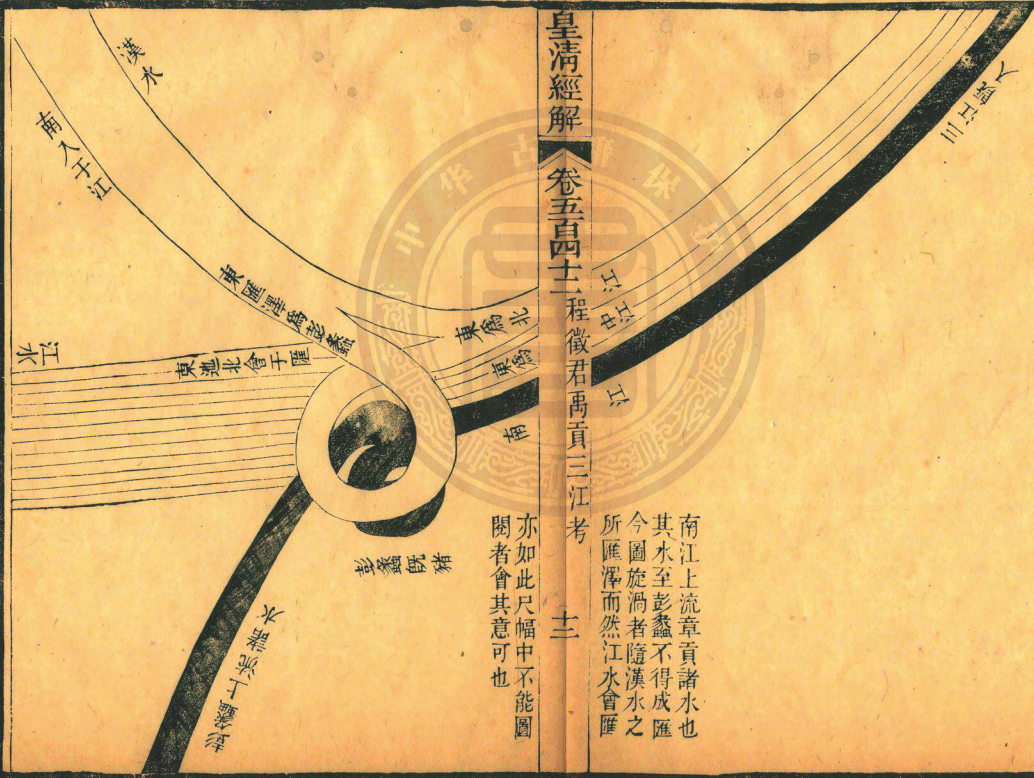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十三

南江上流章貢諸水也
其水至彭蠡不得成匯
今圖旋渦者隨漢水之
所匯澤而然江水會匯

亦如此尺幅中不能圖
閱者會其意可也

彭蠡既豬



論三江惟主一江乃不破禹貢命名中江北江之義

三江惟不分三條水則其說自然能全何也中江生成是岷江自有之目况禹明明於導江下直接東爲中江入于海禹旣名之誰得而易之然禹又於導漢人江之後特錫之以北江之目是必岷江未入海之左岸有分江水以居北江而後可今實無其水則禹旣錫之誰得而吝之惟有割岷江之左岸水一分以予之是亦猶行禹之道而非有所遷就周旋於其間也惟其然則中江之爲岷江由禹定之北江之分岷江由禹分之分其左以予北江自必分其右以予南江惟不分三條水而三江自全遵禹貢之經文以行禹之道後人無所容其置喙也乃不涵泳經文而自生分別是必左有分江水以配右之分江水強作解皇清經解

卷書四十二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事未爲不可若欲奪禹所命岷江爲中江之名以歸於北江而擠中江令出而居於岷江之外不直信神禹而曲徇後人此論不公吾不憑也

荊州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

彭蠡下之北江中江卽彭蠡上之漢水江水觀導漢導江兩篇經文最爲明辨哲也是故荆揚二州分界處在彭蠡而漢水卽於匯澤爲彭蠡處與江瀾爲一流故於彭蠡下失漢之名而別之爲北江江水亦於迤北會于匯處爲漢水所亂故於彭蠡下變江之名而別之曰中江是故揚州之得名三江者生於北江中江之名而中江之名實生於南江故謂揚州爲三江以彭蠡爲之界而謂荊州爲江漢亦以彭蠡爲之界也自來讀禹貢者

不具如月之眼經文中若爲江若爲漢若爲中江若爲北江若爲三江其脈絡較若刻眉而貿然不生分別支辭野語數十年紛如聚訟廬山真面豈果未由望見之哉知江漢與北江中江之所以異其名則知三江與江漢之所以同其實矣間嘗披禹貢讀之於北江中江三江諸條涵泳其白文而貫通其氣脈覺江於受漢水處兩水竝行斯爲江漢朝宗及至漢匯彭蠡江會于匯而彭蠡之上流亦至此而參相得焉合爲一江實分由三水不可不於此各立主名曰北曰中不言南而南自見鉅曰一江哉是三江而已矣鄭君之注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者言三江之名彭蠡以上不得有北中之號彭蠡之下始得分漢匯澤後乃見北江江池東下乃見中江而南江不亦於此時見之

皇清解

卷五 古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十四

哉故鄭君注曰東池者爲南江可謂觀書眼如月罅隙無不到者矣導漢篇明明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不得曰南入于江非漢水入東匯澤爲彭蠡非漢水匯東爲北江入于海非漢水爲北江以入海也導江篇明明曰至於東陵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不得曰至于東陵非江水至東池北會于匯非江水池東爲中江入于海非江水爲中江以入海也全江盡江水而僅與以中江名者非吝也漢旣匯彭蠡而化爲江水其水豈能他逃哉不得不分江之北一分以與之而名曰北江北江居北則大江居南禹於斯時又見豫章之水穿彭蠡而入江者又來占江水之南一分其水亦豈能他逃哉江於是控北引南而自居於中而成其爲中江也故鄭君之

注三江既入也曰三江句猶言三江者曰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句猶言此三江之名實以一江而分於彭蠡所納之三水

人皆信其爲三孔以東入海也其補南江也曰東迪者句言是

東迪字据經明明是指大江故其下接曰東爲中江然吾謂是

東迪者不獨爲中江也曰爲南江句言豫章之水入江既不能

他逃則亦與江之東迪者竝行而東以爲南江也此禹貢所以

雖無南江之名而藏南江於中江中鄭君之爲經師宜其函蓋

漢儒如日月之出而燭火浸息其光也南條之水江最大而道

里最長發源於梁州之岷山盡揚州之域而注海者也江淮雖

和伯仲尊淮自桐柏道里之長遠非江匹漢之與江卻不相讓

其源亦自梁來至入江後猶能自行江中以匯澤爲彭蠡江行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五

至此未能或之先但迪北會于漢之所匯而後東行而去也故敘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南大竝行神禹之視漢水不以爲劣於江水也惟漢入江至匯澤後過彭蠡下與江溷爲一流雖別之曰北江而失其漢名故但不沒其入海之實而不得與發源注海之瀆同其獨大之名此揚州之域所以曰三江既入若曰是依然發源岷山獨注於海之江也控北引南分之爲三而實統之以江維實與名不可假也蓋如是是故江漢之大其在荊州莫能相尙至揚州漢則從江江獨行而漢入江主爲主焉賓爲賓焉分定故也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解

此注乃禹貢經文揚州三江既入句下之注也三江者拈經文

三江字建首以解之蓋注經之體也分於彭蠡爲三孔者解三江三字也言揚州現止一江今日三江則必有三孔其三孔在何處也曰經云彭蠡既豬三江既入三江接彭蠡以爲言則當求三孔於彭蠡而彭蠡者漢水之所匯江水之所會又彭蠡之上流則豫章諸水至此而後入江是則一彭蠡爲三水之所歸卽爲三孔之所納故鄭君觀於彭蠡而有會於心曰旨哉揚州一江禹必錫之嘉名曰三江者是三江也蓋分於彭蠡爲三孔而得其名焉耳矣故鄭君又解南江曰東迤者爲南江意謂南江雖不見於經然經文既見北江又見中江必有南江可知是以揚州經文三江中藏有南江然南江之一孔究在何處也鄭君之意曰三江分於彭蠡經言導江東迤北會于匯匯謂匯澤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六

爲彭蠡之匯則江水東會于匯時恰遇豫章之水從彭蠡出亦兩相會焉而成其爲南江故鄭君云東迤者爲南江亦謂此一孔爲分於彭蠡也兩注相爲表裏是爲同一鼻孔出氣乃今人誤解班氏地理志毗陵下之江在北蕪湖下之中江出西南吳縣下之南江在南以爲是志禹貢之三江又附會江在北句是指岷江爲北江南江在南句是指分江水爲南江而班氏之三見揚州川是志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誤認以爲說禹貢且誤認其說與鄭注之分於彭蠡爲三孔者一同無異誣班志誣鄭注且以誣鄭注者誣經文則尤非鄭君之所任受者也

鄭君東匯者爲南江之注蓋從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二句經文中看出按導漢篇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海是言東匯者爲北江也導江篇曰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是言東迤者爲中江也鄭君讀此二經觸於揚州三江既入之文有會於心曰而豈但已哉當江水迤東時豫章之水恰從彭蠡北入于江遂同江水亦與漢水匯澤處相會豈不亦東迤北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也哉故覲定此處補出南江曰東迤者爲南江也吾故曰鄭君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乃三江既入下之注與東迤者爲南江之注同一鼻孔出氣也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於字解

所謂解字者非徒認取字面識其實義而已蓋將聯屬數字以成文理而所以得成文理者必有一二虛字空運於其間以傳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一

程徵君再貢三江考

七

其神使人涵泳其文卽得其指趣此之謂天籟自人讀之至易至簡說之無異詞者以其空運之字如生鐵鑄成者也於往也依也實義也而其相於之處於彼乎於此乎消息其分際而了然於心庶無豪釐千里之繆如此於字上接分字下連彭蠡字合而讀之曰分於彭蠡苟一再涵泳之使實義徹到中邊而虛神自無不躍露於語言之外矣經文三江既入卽接彭蠡既豬下則求三江三孔必於彭蠡無疑矣蠡與螺同蚌屬旋螺也文子聖人法蠡蚌以閉戶匯澤之旋紋似之故名所匯之澤曰彭蠡彭之爲言盛大也彭蠡之澤不同於他澤禹專用力於此匯之而成故經曰匯澤爲彭蠡言禹使回旋之而爲此彭蠡之形也他如太湖洞庭湖之澤皆不如此之匯而成焉者也三江者

一曰北江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水至此全力以匯彭蠡則漢水盡入彭蠡中既入而又東出之於是變其在荆之漢名而爲揚州之北江矣是揚州北江一孔乃分於彭蠡而爲之者也一曰中江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言江水至此倚於北之漢水所匯彭蠡處則江水亦盡入彭蠡中既入而又東出之於是在荆之江名不得不增一字而爲揚州之中江矣是揚州中江一孔乃分於彭蠡而爲之者也一曰南江南江者未經禹所導然有豫章水出彭蠡以入江而又東出之以與分於彭蠡之中江北江並列而三焉有中有北必有南以配之是揚州南江一孔又豈非分於彭蠡而爲之者哉三孔猶言三股言此一江中有三股水分於彭蠡中而出者也此鄭君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六

於揚州三江既入之文所以標三江之名而特書以注之曰分於彭蠡爲三孔又特書以補注南江曰東迤者爲南江言江東迤時非獨爲中江而又爲南江也經文如彼鄭注如此合而觀之然後知江漢二水朝宗於荆州其功力之顯於彭蠡者何其盛也而揚州之三江則萌芽於彭蠡而經始於彭蠡者不亦明辨者也哉若班氏所志之三江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在彭蠡之下東行滔滔徑去不計其道里之遙遠不分於彭蠡者也故其南江志於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是南江與豫章水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不分於彭蠡也如是其中江志於蕪湖下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是中江與大江東迤北會匯時卽名中江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不分於彭蠡也又如是

其北江志於毗陵下曰季札所居江在北東入海是北江與漢水匯澤時卽名北江者乃至遙遙隔絕彭蠡千百餘里豈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云爾哉然則班氏之三江絕不分於彭蠡而今人誤以爲班志與鄭君之注同何必鄭君復起始不首肯鄭君之注明明言分於彭蠡而欲以班志之必不分於彭蠡者合而同之豈其然乎瑤田有依經說義而已不敢冒言鄭學之名然鄭君精義微有所窺試爲疏通而證明之抑不自知其是焉否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二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九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三

學海堂

禹貢三江考

欽程徵君 瑤田 著

東池北會于匯匯字解

東池北會于匯卽匯澤爲彭蠡之匯會于匯猶言會于漢也所匯之彭蠡雖在江之南而匯澤之漢水則在江之北經不直曰會于漢而必曰會于匯者漢之道里長自東流爲漢至南入于江東匯時通名漢水而匯澤之漢水則止爲彭蠡之一處易漢之名而曰匯者以其所能而名之蓋古人命名惟變所適類如此如導漾東流則名爲漢漢匯彭蠡下則名爲北江皆是物也經曰東池北會于匯者言匯澤之漢水在江之北也文從字順然後知舍是從而爲之辭者非也鄭注云東池者爲南江南江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一

未經禹導故禹貢無文使嘗導之必書一條曰導豫章水至於彭蠡北入于江東池北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由鄭君之注而忖度之當如是也經云東池者爲中江鄭君補義曰東池者爲南江然則經云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鄭君補義之意自必曰東池北會于匯東爲南江也惟認清會于匯匯字爲指匯澤之漢水言則會匯之義明而池北會于匯之義益明池北之義明則東池者爲南江之注義無不明矣何也數義俱明然後知未東池時無南江之名亦無中江北江之名更安得有三江之名然後知三江之名分於彭蠡而有彭蠡既分而下欲不名之曰三江而不可得此揚州之域所以起於彭蠡而三江所以爲揚州之所專者也

論鄭注補南江必於東迤者句之義

南江未經神禹滌原故經文無頓放處余已詳言之矣經文不見鄭君作注必須補出所謂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作傳者之體裁卽作注者之義例余通觀禹貢可補南江者三處其一在三江既入句蓋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乃名三江此處補出則三江字不落空矣然必先詳敘北江如何中江如何別出南江正須辭費若渾言之曰三江既入者爲南江此不辭也其一在東爲北江句蓋北與南相配無南江安得有北江此處補出則北江不落空矣然經已見中江則敘北江不能不敘中江言中言北別出南江正須辭費若渾言東爲北江者爲南江此不辭也其一在東爲中江句蓋北江在中江北則南江必在中江南此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二

處補出則禹貢中江之名含意未申並外響味外味於斯盡露矣然東爲中江在會于匯下此時南江已入江中與中江各占一分矣若曰東爲中江者爲南江夫中江安得復爲南江哉其爲不辭殆有甚焉惟岷江東迤時恰逢南江從彭蠡入江而來會當此之時不先不後是一是一中江去此而得名南江卻從此而出現曰東迤者爲南江信乎南江實東迤者爲之也抑鄭君之注三江也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此言正須善會不曰於彭蠡下分三江爲三孔而曰三江分於彭蠡者言三江之名於彭蠡中始分出也若未至彭蠡時除南江未見不在算而江無所謂中漢無所謂北先時者躁非鄭君之注例也若已過彭蠡乃分三江則必曰彭蠡下行若千里後時者需亦非

鄭君注例也惟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猶言三江分於彭蠡爲中江南江北江乃與東迤者爲南江句共一鼻孔出氣呼吸相通豪髮無憾矣然後知鄭君之注南江與其注三江也獨不引地理志以證明之者實有見於地理志之三江非指謂禹貢之三江具一隻眼以觀書者也

論導江篇東迤北北字卽指謂漢水之義

東迤北會于匯匯卽導漢匯澤之匯北卽指謂漢水也漢水南入于江又東焉雖匯澤而迴旋前行依然由江之北岸故謂江之迤漢爲迤北也江水東迤迤訓邪行亦訓邪倚江水倚於漢與其所匯彭蠡之處而相會焉故曰東迤北會于匯也導漢導江二篇對偶之文試合觀而竝讀之覺江漢交錯互沓於彭蠡皇清經解卷吾四十三程徵君禹貢三江考三

之中情狀畢露不須辭費自見了義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水之勁力足敵江而匯澤爲彭蠡故分於彭蠡而東之卽爲北江也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言江水至是會漢所匯之彭蠡故分於彭蠡而東之卽爲中江也漢跨江而匯澤江倚漢而會匯經言二水相爲伯仲先分後合既合復分一爲北江一爲中江以入于海將經文字咀句嚙而讀之義自見矣

論禹治南條水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之義

禹治南條水止江漢二水耳而其要害在匯澤爲彭蠡禹隨山刊木以奠大川而至於此見江右一片地周遭數百里洪水汎濫連接江漢過此但以一江爲咽喉納者多而吞者少然吞者

雖少而納者以多迫之上流之來者迅急則下流不得不滿而溢矣夫上流不由地中行而欲下流之由地中行豈可得哉神禹於此攬其大勢計惟有使其上流所謂周遭數百里者匯爲大澤豬而容之以殺其來多之勢吾壹不知其致力於此果何如也然伏讀導漢篇曰東匯澤爲彭蠡意神禹於此必非袖手而觀之蓋有匯之之法矣考工記匠人之職凡行食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勾於矩夫勾於矩以爲淵是卽匯澤之法也按江水至此東行者轉而東北行是其體本有勾勢上流之來必觸其勾勢之內吾意神禹必多方盡力於此也故經文曰東匯澤爲彭蠡是匯澤者禹匯之而爲彭蠡者禹爲之也吾壹不知其致力於此者果何如也要之必用爲淵之法使之自濬自深以成其爲數百里之大澤也故經文曰彭蠡既豬必其先未會匯澤水不能豬故汎濫爲患而下流不能奏入海之績自禹導漢水使匯澤爲彭蠡又導江水使迤漢會于匯而彭蠡之上流自亦由所匯入江與中江北江並行而爲南江以成三江莫不由地中行而入于海矣故曰禹導江漢其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也不此之務而昧於爲淵之法績用弗成良有以也禹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今河間俗呼無山府禹見其地廣莫無山可疏之爲九河以殺河勢使之安瀾入海與匯澤爲彭蠡以容江漢之汎濫同一萬世永賴之成規也九河之塞人皆惜之而匯澤之功人無稱之者何也

論禹匯漢水爲彭蠡澤以治揚州三江之理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四

彭蠡下一江總束爲三江之咽喉上流三水皆非常之原咽喉以狹小之地而納紛沓錯來之水然納處雖小而不能減來水之多此禹未治三江之先揚州至海千有餘里之水所以汎濫懷襄人不得平土而居之而震澤之爲南國患者亦因江水水溢而侵之相助爲虐益恣其震蕩而不能定矣禹隨刊至此綜攬南方大勢江漢之水最大至於荆揚之交又加以南來北入於江之水錯出竝行而咽喉之小則以江體兩岸皆危礧鉅石壑崖束之非可疏之使廣而濬之使濶者也惟有上流南望一片壤地數百餘里渾無際涯亦皆爲洪水所漫然苟匯之爲大澤則足以豬不可限量之水而諸非常之原迸至而爲咽喉害者亦可仰而納之以分殺其勢漢水之從北來而入於江也本有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五

向南之情而南岸恰有數百里之壤地以當其衝匯爲大澤惟漢水足以任之禹乃相其形勢立厥章程起而匯之而爲治南方水之第一功也匯之奈何其一在驅除其汎濫之水使之不瀾漫宜用行奠水法也考工匠人職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是也其一在收攝其汎濫之水使之有所容宜用爲淵法也考工匠人職曰欲爲淵則句於矩是也二法雖傳於周世然恐皆大禹之遺軌磬折參伍人巧極也水性就下神明其法行之雖難然其勢猶易句於矩天工錯也以水治水小用之其效當可立睹而匯澤爲彭蠡其理其物至大至博卽能遵守其法而會通其義恐曷戛乎其難之也是故非禹不能造此法非禹不能用此法非禹不能用漢水以匯澤非禹不能匯漢水爲彭蠡三

江之能疏通其咽喉而使之由地中行以入於海也厥功大矣其法良哉禹治水之神也在知漢水之能匯澤爲彭蠡在能令漢水匯澤爲彭蠡而已矣蓋匯漢水爲彭蠡則漢水大半歸彭蠡矣其又東而爲北江豈多也哉江水會于匯亦必以其半歸於彭蠡其又東而爲中江當亦不能過多矣至於南江之從彭蠡出也窟宅於彭蠡者多而出而入江又東焉以爲南江者度亦與北江等耳信乎匯澤爲彭蠡爲治三江之第一功也故禹貢敘揚州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彭蠡能豬而後三江可入至於陽鳥之居震澤之定適觀厥成不勞而坐享之可也夫水何治在治澤澤何治在治之能容汎濫之水而使天下之川皆由地中行以入於海而人皆得平土而居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六

之已耳然有天成之澤有人爲之澤天成之澤震澤是也人爲之澤禹匯漢水爲彭蠡是也使前之人能知漢水可匯澤爲彭蠡也夫寧有九載績用弗成者哉甚矣禹之神也

論以大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其誤始於酈氏注

三江之說据禹貢經文漢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地北會于匯東爲中江所以名之曰北江中江者禹見豫章水亦從彭蠡入江而又東之故坐以南江之名然後先呼漢爲北江先呼江爲中江以待之合北中南而爲三故禹於揚州彭蠡既豬之文而繼之以三江既入是北中南之名禹之所命而三江之名亦禹之所定者也班氏明知北中二字原藏有南字而紐於漢江豫章三水會彭蠡後已竝爲一江於是疑不能明不敢別白一

江水中有所謂北江中江者故其志大江也於蜀郡湔氏道下
曰禹貢崕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者蜀郡南郡江夏九
江豫章丹陽會稽也

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全不涉北江中江字

其志分江水也於丹陽郡石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

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亦全不涉南江字蓋班氏於大江分

江專志其兩水分行過郡道里入海之處而已不計其爲北江

南江也余因据班氏說以考水經水經亦無北江南江之目然

後知水經之紀大江分江殆與班志同也按水經曰沔水與江

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

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

第二個其一互譌在東北流下酈氏已
不能是正今阮中丞浙江圖考正之疑

義頓折金輔
之讀亦如是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水經之文與班氏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七

志湔氏道之江水石城之分江水通一無二無南江之名亦無

北江之名也余按言岷江者以經流出岷山東入海配石城分

江水行至餘姚入海分兩派相對言之止二家一爲班氏地理

志一爲水經然皆不牽連江爲北江分江爲南江可見硬以分

江水爲南江者先秦兩漢之人無是說也班志之有三江名也

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縣下曰江在北東入

海揚州川蕪湖縣下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

見揚州川者据周禮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職方氏曰揚州其

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故班志山陰

縣下曰會稽山在南揚州山吳縣下曰具區澤在西揚州藪觀

其言揚州山揚州藪者皆與職方氏合則知其所謂揚州川者

乃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故職方氏之九州與禹貢異以禹貢
徐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又分冀州地別置幽州并州故禹貢無
幽州而班志兩見幽州寔無并州而班志兩見并州川又見并
州山并州藪并州寔是又班氏全据職方氏以志揚州其川三
江之旁證也蓋班志以職方氏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分作兩
事故其立說兩不相蒙也酈氏之注水經也於水經大江分江
之文錯互處未經詳覈而更正之於班志之同於水經者亦未
之深考至班氏之言職方之三江不與大江分江溷同者酈氏
非不肄業及之而卒不求甚解遂乃於水經其一東北流又過
毗陵縣北爲大江之大江字竟以爲北江而注之曰經書在北
則可余按趙一清錄本作大江其所据者必流傳善本也豈酈
皇清經解

卷吾四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八

氏時所見本已有作北字者耶今刊本盡作北江蓋依酈氏本
也然余据水經分江水不作南江斷其過毗陵北者必是爲大
江必非爲北江也今酈氏旣以大江爲北江則必以分江水爲
南江故引地理志而又改之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
南江按地理志石城下言分江水首受江一事也於吳下言南
江在南又一事也分江水之與南江全不相涉今乃因誤認大
江爲北江遂拉扯分江水爲南江而謂江水入合石城之大溪
溪首受江逕其縣城東又北入南江於是歷敘南江曰南江又
東與貴長池水合注于南江南江又東合涇水南江又東與桐
水合又東逕吳安溪旋溪水注之又北合東溪水又北左合旋
溪而同注南江南江又東有釣頭泉流于川下合南江南江又

東北爲長濱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

按此太湖之西口上

受南江 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尙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

方員五百里東則松江出焉松江自湖東北流逕十七里江水

奇分謂之三江口

按此太湖之東口出爲松江從此又奇分爲三者也

吳記曰一江東南

行入小湖爲次溪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

按庚氏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爲松江下有

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谷水自湖東南行豈庚氏所謂東江與 吳記曰谷

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

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瑤

田按酈注引地理志而增成其說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

南爲南江然考班志但言吳縣南江在南未嘗言自石城至吳

南盡爲南江而酈注據之爲說則謂江水自石城入貴口又謂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九

合大谿水其水亦先受江水又入南江者然則石城首受江有

兩口一爲貴口卽南江一爲大谿口又入南江者也据此則南

江之來遠在具區之西東流若干道里乃始入於具區行盡具

區而又東焉始逕吳縣之南與班志但言南江在吳縣南者不

合乃酈注必增成班志云爾者其意以爲大江旣爲北江則南

江豈能逃乎分江水之外哉然余涵泳班志並不以分江水爲

南江水經又不以爲南江不知酈氏何所證據於首受江下大

書南江且再三書之又重疊書之至注於具區之後而曰東則

松江出焉夫松江近於吳縣者也則班志所謂南江在吳南者

恰可相接故酈氏以分江水增成班義如此然班氏志於石城

固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與水經分江入海者正同

絕不牽連東注具區東則松江出焉所以酈氏於此欲求其說而不能爲之辭乃曰松江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而於水經餘姚入海下則曰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又逕官倉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於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此又似不以注具區出松江以入海者終南江之說而以南江枝分者畢之蓋亦胸無定見故於篇末結之曰東南地卑故川舊瀆難以取悉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然則酈氏於此注亦莫須有之辭要之班志水經不以分江水爲南江他書絕無確證卽言三江如皇清經解

卷音四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十

職方氏越國語大抵皆在會稽郡近海之地雖不合禹貢猶是人三爲衆之論酈氏劈空以分江水爲南江注水經一正流一枝流正則由具區松江入海似應吳縣南江在南之文枝則由餘姚入海又似應分江水首受江之文其究也無所折衷後人烏從下斷語耶余考班書之志岷江止大江分江二派若以大江爲北江分江爲南江中江又安在乎細檢班書竝無明文其志於蕪湖下也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亦不言蕪湖又有分江水首受江者也今酈氏既附會毗陵之江在北謂指大江爲北江附會吳之南江謂指分江水爲南江勢不得不附會蕪湖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爲禹貢之中江不知班書明明以蕪湖中江配吳之南江毗陵之北江三見揚州川以全職方

氏之其川三江今復又以蕪湖中江上配淪氏道之岷江石城之分江既不分於彭蠡又不於淪氏道石城兩縣中略見其以南北配中江之指鵠突樹義不亦慎乎

瑤田按班氏不以大江爲北江不以分江水爲南江其智加於酈氏一等惟檢其志江水絕不及中江豈其轉喉觸諱亦由其於禹貢經文會未字過以讀之也

再論酈注南江之非及不見中江之窮於辭

余涵泳水經經文而知其言石城分江水也其原本蓋曰

從阮中丞

是正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

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據此則大江分江兩股最爲明辨而酈氏所見本轉寫譌互則曰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十一

毗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大江分江並係於第二個其一下而又譌大江字爲北江酈氏不能是正乃強作解事以注之曰地理志曰毗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也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逕流知經之誤矣酈氏此注認作轉寫譌本爲正本將兩股合爲一流自然疑不能明矣然不能逸去此條而不爲之注也於是又引地理志稍爲增成其辭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意蓋以大江爲北江不得不以分江爲南江因疑班氏志分江水於石城與其志南江在南者爲一水相貫遂紐合二志爲一事而坐實南江於石城

分江水中自信不疑而注之及至長瀆歷湖口而謂南江注於具區於是縱言具區侈陳衆說而注之曰東則松江出焉自此以下不言南江乃曰松江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言范蠡出三江口入五湖中而斷之曰此亦別爲三江五湖不與職方同又引揚都賦注松江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又斷之曰此非禹貢之三江也又引吳記言一江東南行入小湖而出之曰谷水逕由拳縣故城嘉興縣城鹽官縣故城出爲激浦以通巨海然其所謂南江者於茲亦不終其說焉及其復注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也則曰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

非班固所謂南江也故卽引郭景純之言三江曰岷江松江浙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十一

江而斷之曰浙江不與岷江同然當時作者述誌則又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也

按又爲江遙按南江枝分言

於是終作者述誌

之言而注之曰江水又東逕黃橋下赭山南官倉餘姚縣故城

南穴湖塘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

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酈氏雖如此說然不過據所見所傳聞

參以臆見以終三江之義而究無定論故結之曰東南地卑濤

湖泛決觸地成川粗依縣地所纏未必一得其實余於酈注紛

沓糾纏悉心別白而知其胸無定見故於具區出湖入海處一

則曰別爲三江五湖再則曰非禹貢之三江於南江枝分至浙

江浦陽同會歸海處又曰非班固所謂南江雖其所定之北江
南江自以爲豁然確斯然有北有南必有中江亦當直下注脚
明白指出以曉人乃沿沿數千言反復疏證絕無一語及中江
者蓋其說未嘗非藍本班志故其定岷江爲北江也實暗据毗
陵江在北一語遂妄意其上流皆爲北江其定分江爲南江也
實暗据吳縣南江在南一語遂妄意其上流至首受江處皆爲
南江而不得不逞其胸臆以增成之至於中江自亦妄意蕪湖
中江出西南者暗据以定之然其所謂南江者實於班志未得
其審則其所暗据者昧昧思之尙在若滅若沒中而更欲多方
掩撫以說中江吾知其難矣

瑤田按昔人無以分江水爲南江故岷江不能爲北江奪取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後世言三江者不肯捨去分江水之南江是以岷江爲北江
久假而不歸也此獄不難片言折之据定班記水經二家所
錄分江水無南江之名以問酈氏酈氏寧復得作聲耶雖然
此獄卽不折禹貢經文固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

論匯澤爲治水一大法

治水貴於洩也而尤貴於豬匯澤者豬水之法也江自彭蠡以
下入揚州之域何以謂之三江也曰以一江而納上流江之水
漢之水豫章之水三水會而併爲一江故謂之三江也然則彭
蠡未豬而三江之水何以遂不能入海也曰水之納也太多而
咽喉太小無他處足以分而容之故壅塞汎濫其水不能由地
中行以入於海也蓋以三江上流其水之分數而言之江水自

得其十分漢水得其十分豫章之水又得其十分合之爲三十分江自彭蠡以下僅以十分之地而受三十分之水欲其不滿而溢也得乎禹之隨山刊木而至此也放眼而觀其水勢見漢水之南入於江洶涌澎湃冒過江水而上之然前路壅塞不能直行遂橫冒而南汎濫焉而無所止而江水反潛行於漢水之下然已先於其前路而壅塞之亦不得不橫冒而南與漢水同其汎濫而無所止也然而不但已也江與漢橫冒而南而南來之豫章諸水又將橫冒而北而前路之壅塞者愈益怒號噴裂逼迫而不可通禹於是一眼看定北水冒南者勢不能反而南水冒北者終不能通幸有江之南岸數百里之一片地足以匯爲大澤以豬此三十分太多無地可容之水夫然後減其太多

皇清經解

卷吾國上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古

而其少者乃可納而吞之由地中行三江可以入海矣其匯之奈何禹所目驗者漢水之力最大能冒過江水而上之又橫橫冒而南則匯之法非藉漢水之力不能爲也吾涵泳經文而知非漢水不能匯亦涵泳經文而知匯之實由於人爲亦實由於神禹之人爲而非他人所能爲者何也匯之法在考工記匠人職欲爲淵則句于矩是匯澤之法也然匯數尺之淵人皆能之卽匯數丈數十丈之淵亦猶優爲之也今乃欲匯數百里之大澤而爲彭蠡也夫豈易言哉故曰必由神禹之人爲而非他人所能爲者也今日者想其匯澤之後則漢水之十分可分其五六分以容於彭蠡江水之十分可分其四五分以容於彭蠡豫章水之十分其容於彭蠡而不出者亦當六七分也綜計

江漢豫章三十分之水其因神禹之匯澤而容而豬之於彭蠡中者已殺去其大半是三水之洪濤瀾汗而東者不及三十分之半也三江咽喉雖小豈十有餘分之水而猶壅塞難吞不能由地中行而奏入海之績哉故曰彭蠡既豬三江既入自然之效也三江入海而震澤因之底定順而撫之何難之有哉吾故曰南條治江漢之水匯澤之功其犖犖大者也

論疏河爲治水一大法

若夫洪水之難治也苦無洩之之法耳疏九河者洩水之法也河出積石爲中國河禹導之自龍門鑿山穿地由北而南又東之又北之至于大陸雖以大澤不足以容之而殺其噴怒之勢禹導河至此見今河間一片大地四望無山今俗號其府曰無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五

山府是可以分散其水勢使壅塞者多其徑路豈惟是參之伍之而已也疏之爲九條一河不能吞者寧九河而猶不能暢流以入於海哉然則禹之治水在能擇其地也於漢水入江之後而得江右數百里之地以匯漢水成大澤而爲彭蠡蠡旋螭也回旋其水使匯之而自瀆自溟狀如蠡彭彭然大故象形名之嗚呼可謂難矣而其治河也至於大陸又得千有餘里無山之大地以疏爲九河其形胡蘇然謂其如木之扶疏四出也於是名其中一河曰胡蘇蓋象形惟肖也於斯時也命徒興役衆皆大驚因名第一河曰徒駭吁可駭也非禹其孰能任之此洩水法之大用者也考工記有之匠人職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言洩水之必有其道也雖然微禹其孰能任之

論治水以豬水爲洩水地

治水所以除水害也除水害主於洩而易爲其必欲豬之也嘗
試論之豬彭蠡爲三江入海地也彭蠡不豬則江漢爭流欲其
由地中行也得乎江漢之行不由地中欲三江之入海也得乎
是使三江之水終無洩日彭蠡不豬之故也故曰豬水爲洩水
地也然而疏九河專以洩水也吾謂其有豬之義存焉不豬不
洩不止不流嘗試言之禹之盡力於溝洫也治水之功告成而
爲善後策也向使不盡力於溝洫則九川雖已滌原九澤雖云
既陂已往之水害除而水害之層生叠起安知其不復汎濫於
中國而爲下民昏墊之天下也其盡力溝洫也奈何考工記匠
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六

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畎
注於遂遂注於溝溝注於洫洫注於澮澮注於川遞注之而必
遞倍其廣與深以注之所以使溝洫之水速洩焉以歸於川其
澗可立待其爲害於壟蔽之水可立除也使受注之廣深與來
注之廣深同則前來者未行後來者踵至因而重之水必冒於
溝洫之上欲其洩也得乎今受注之爲廣爲深竝倍於其來注
之地是洫之寬兮綽兮非溝之淺淺者所可比也洫有豬溝水
之量乃可展其洩溝水之能故曰豬爲洩之地也嗚呼溝洫之
制不壞九河不塞豬洩互用水至卽行萬世無水害可也問者
曰九河之疏主於洩而謂豬之義存焉者可得聞與曰善哉問
乎一河之不能洩也是水有餘無豬之地也今分爲九則以九

河分而豬一河之 waters 得所豬而無壅而不行之患其爲洩也
不愈疾哉嗚呼讀禹貢者能師其意而知其解焉然後旁行其
地相度其形勢以希冀夫安瀾之效庶其旦暮遇之豈乎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三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三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七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四

學海堂

禹貢三江考

欽程徵君 瑤田 著

全氏經史問答論三江諸說辨

瑤田著禹貢三江考諸篇駁辨後世言三江必分三條水之誤
今全氏臚列三江異說一一取而論之頗多斷制然卒未嘗涵
泳經文灼知三江止一江之的解若不明辨恐析疑轉益增疑
矣全氏又謂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所行大
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瑤田謂江不得以河比河之徒也歷代
可紀江未聞其徒烏可與河同日而語哉

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

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一

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於漢陽
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
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况震澤
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
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
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

按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說是也乃謂其道自彭蠡
分爲三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據其說是彭蠡止一澤
下乃分三條水行至震澤合爲一澤又分一澤爲三而入海全
與經文大異孔爲僞傳不足憑也宜全氏指而駁之然全氏亦
主三江必有三條水故言江至彭蠡未嘗分一爲三其意仍是

要尋出彭蠡下三條水來以實三江之目究未明經文之旨也
全氏又謂禹時江湖何自而會據以駁孔傳江分爲三入震澤
之說原屬確論然因此遂謂洪荒世江湖絕不相通則不然江
湖之不通也水土平江水由地中行而湖水不來侵也若懷山
襄陵山陵且不能隔截而況於隄岸乎故當彭蠡未豬之先江
水南連於湖湖水北連於江相助爲虐此三江所以未入而震
澤所以未定也自禹匯澤之功告成則江漢之水半豬於彭蠡
而豫章水之自彭蠡出者亦納於澤者多而出於澤者少夫然
後咽喉之地不致壅塞三江皆由地中行以入海而震澤亦可
得而定也於斯時也江湖自然不通安得謂三江有三條水而
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松江爲三江之一浙江爲三江之一如全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二

氏篇末之所折衷以郭景純之說爲不可易也看書須具隻眼
謂其下觀千古而又能上觀千古拘于墟而篤于時夏蟲安可
與之語冰哉

全氏曰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承陽江荆谿諸水
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
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人之索隱王荆公
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
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
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
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
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

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理志之說尤非也

按班氏志於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志於毗陵縣下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志於蕪湖縣下曰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蓋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而釋之也若夫出嶠山之大江則見於湔氏道下言其東南至江都入海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不指謂禹貢之北江而大江之分江水則見於石城下言其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行千二百里不指謂禹貢之南江也其不指謂南江者嫌於將以配大江爲北江其不配大江爲北江者嫌於與岷山導江東爲中江之文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相背也班氏雖於禹貢經文空運筆妙未能理順冰釋而闕疑慎言頗無差謬全氏駁之所隔不止一壁至於司馬彪之郡國志毗陵縣下曰北江在北蕪湖縣下曰中江在西蓋襲地理志之文而吳縣下獨不曰南江在南吾涵泳其文而紬繹其旨豈不以導漢經文曰東爲北江導江經文曰東爲中江獨無南江見於經文故其所襲地理志之中江北江不以爲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也直以爲此卽經文之中江北江經文旣無南江吾奚必爲之添足而續尾哉故不襲其南江者非逸之也見以爲經文無南江故芟而削之嗚呼徒襲地理志之文而乖地理志之實其能免於好知不好學之蔽乎然則班氏司馬氏兩志直如方圓枘鑿之不相入而全氏以爲馬因於班是蔽之中又

加蔽焉良由不涵泳經文並不涵泳兩志之文鶻突讀之鶻突解之之故也

全氏曰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於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旣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於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四

按水經曰汚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過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與班志江水出嶧山東南至江都入海分江水於石城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者相合江無北江之名嫌於與經文東爲中江相戾分江水無南江之名嫌於以南甌北坐大江爲北江也而酈氏所見之水經則譌大江爲北江酈氏遂據北江而注之引劉繇墓淪乎江而曰江卽北江也坐實大江爲北江漢信不疑蓋始於酈氏夫旣以江爲北江則必以分江水爲南江故改班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此文見於酈注蓋誤讀班志而擅改之班志尙在可覆按也今全氏之述水經江至石城分爲二者乃謂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

上桐水云其於中江闕焉此皆撮舉鄭注之譌謬以附會水經而不知水經原文與班志本相合鄭注以分江水爲南江一
一敘而說之其究也乃謂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嗚呼班固何嘗謂分江水爲南江蓋自鄭氏之誤解南北江而三江之說不可問也余別有文論鄭氏誤解南北江詳說之

全氏曰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澥夫合爲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五

人物則蔡九峰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按全氏以合爲一江仍不可以言三江是主三江爲三條水故引括地志三江會彭蠡合爲一江之說以駁辨之又引眉山別味之說以爲本不足以輔鄭氏左合右會之指實則駁鄭氏之說爲非也東坡心知三江止一水而無解於三江之名於是生出別味之說以曲全之原不可通由其主三江爲一江者本非有十分之見故不免授後人以笑柄也

全氏曰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於彭蠡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

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

按荊州記分岷江爲三段以爲三江無論其說不可通而與揚州三江全不交涉全氏駁之則謂其仍一江而非三江與其所主三條水者不相合至謂其與孔鄭之說不相遠則大不然也全氏曰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

按全氏意謂三江有三條水而一水或分或合之說總不足以皇清經解

卷五

高古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六

當三江故以賈氏爲非余則以爲三江止一江賈氏乃曰江入彭蠡復分爲三者大有語病故亦以賈疏爲非然則余之所以非賈疏者與全氏大異也

全氏曰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於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攷大江震澤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揚况山海經安足解尙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

尤者也

按求禹貢三江於汶山郡大謬與揚州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全氏以山海經安足解尙書駁之極是然於經文三江全氏終未涵泳之而得其的解也

全氏日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蠟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峰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七

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况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卽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揚都賦注則東江婁江竝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考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

按張守節三江之說本庾杲之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全氏謂卽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是也而謂與水經所云奇分者奇分之說見酈注水經無此文也守節專主其說而薛氏朱氏蔡氏皆以爲然全氏則據諸書云三江口不以爲三江况東婁爲吳松支港今又無考三江仍屬一江璠田以爲卽實有三江乃孤懸於揚州入海一隅之地安可以冒揚州經始彭蠡歸宿入海之三江哉全氏主三江有三水故於

此說曉曉辨之余觀班氏所志顯示以與禹貢經文判爲兩事
直可置之勿論者也又按酈注辨揚都賦注之三江非禹貢三
江雖其言若滅若沒然亦可以從此得間余因紬繹班志廻環
雜誦乃知班氏以大江分江爲岷江之兩股故於蜀郡湔氐道
下曰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此言岷江之正流也於丹
陽郡石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言岷江之分
流也又知班氏以南江北江中江爲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
因復涵泳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
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所謂三江五湖者的是班志之說又
按越伐吳戰於五湖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
湖今大湖也尙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員五百里然則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八

五湖在太伯所邑之西南江環於太伯所邑之南北江環於季
札所居之北而中江亦在其所環之間是范蠡子胥之言與班
志通一無二與職方亦通一無二而卒無與於禹貢揚州經文
所謂三江旣入者經文之三江承上彭蠡旣豬而言而根於導
漢篇之北江導江篇之中江其三江直接彭蠡以命名不得移
其名於吳與陽羨毗陵將入海處惟鄭君之注三江旣入也曰
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與其所補注南江也曰東迤者爲南
江二條最爲諦當則班氏不可謂非心知其意然不能爲經文
條舉其辭指出三江全踞於揚州地面以與荊州平分大界也
水經之言分江與班志之言分江說將毋同但說江之正流分
流不涉南江一字至於酈注未察水經之旨而認南江於分江

水中及其歸宿處則曰南江東注於具區東則松江出焉直與班志南江在吳縣南紐成一事此余之所未能解者也余因檢酈注而求其所以說南江之旨蓋於石城之分江水又分爲二其一自首受江卽南江至長瀆歷湖口注具區出松江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嘉興鹽官等縣出爲澈浦以通巨海尋其語意見吳國南字與其所引地理志相應又與其歷敘之南江相接始以此爲班固之南江與其一則南江枝分似自長瀆分出歷烏程合浙江至餘姚入海是注水經正文然酈氏乃謂非班固所謂南江至其結處則又曰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且引國語子胥之言吳越之國三江環之夫南江在三江中三江皇清經解

卷吾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九

不得無南江而酈氏語涉兩岐安能別自以定一尊耶瑤田之意專主禹貢經文虞夏之書夫子之所刪定簡無脫爛句無譌互文從字順信而有徵至於秦漢以後言人人殊勿復聽熒若夫酈氏之說注水經也宗班志也乃於班志水經觸處齟齬胡可据之以難禹貢經文哉

全氏白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旣入大江卽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

按志林謂松江到彭蠡顛倒無理然全氏斥爲紕繆据松江爲三江之一三江不與中北江相涉獨非紕繆乎

全氏曰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蠟江笠澤江意者卽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蠟江卽東江笠澤江卽松江東發旣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

按黃氏日抄力主庾張本不足辨况又譌誤耶

全氏曰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爲婁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

按金仁山求經文三江於太湖之下本不足憑而於庾氏之外皇清經解

卷吾吾齒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十

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卽使實有其地可舉其名亦斷非經文之三江而全氏嘵嘵駁之豈非辭費

全氏曰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於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返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塘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

按韋曜以吳松江浦陽爲三江而不數大江將導漢導江兩條經文盡行抹煞乃狂悖之尤者奚足聽熒耶

全氏曰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竝大江以東支

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

按或說尤爲面墻虛造之野言不直一笑者也

全氏曰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
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
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
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
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
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
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
何善乎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
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十一

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
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况岷江入則彭蠡諸水
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
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
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
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旣舉三天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
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
西渾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
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
三江旣入禹跡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
不應旣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尙兼漢水言

之至揚始有專尊不得專屬之揚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僞謂著之一方卽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於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眾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略之耳

按水經沔水下篇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瑤田於此說斷乎不憑以與經文齟齬太甚經文北江明云漢水入江匯澤又東而出於彭蠡下者也經文中江明云江水會匯又東而出於彭蠡下者也不言南江者明明見北江中江而以南

皇清經解

卷五 禹貢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七

江讓豫章水之出於彭蠡下者也據經文明說三江止由彭蠡一澤而出鄭君三江之注所謂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言一江入海實爲三水所歸故揚州之三江卽荊州之江漢行至揚界而會豫章之水成其爲三江也經文彰明較著安所謂三江必有三條水也全氏坐定三江有三水而於諸家所指爲三條水者又皆以爲無當於三江之目一一取而駁辨之惟以郭氏說之見於沔水下篇注指岷江吳松錢唐三處入海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其說亦未見詭當然瑤田專據經文爲權衡終覺不相比附故全氏之所折中者我不敢知也

全氏前謂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從毗陵入海是經文三江既入之

的解乃舍的解而主郭說蔽孰甚焉

又按全氏謂經文記彭蠡之下向爲直舍大

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余涵泳經文一則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一則曰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何嘗直舍大江又何嘗遠錄湖水之支流舍大江而錄湖水乃庾氏松江東江婁江之說一隅之地何足以當一大州之川雖取庾說而駁辨之吾猶以爲辭費今更取以混經文真鶴突之論也又全氏復據其說以決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夫既曰北江而又曰中江明是暗包南江以成其爲三江故以北江中江透出三江字卽以三江字顯出北江中江用字之妙今日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夫果其與三江本不相合則是以爲經文無南江矣如其說吾不知經文何以捏造出北江中江名目以誑人乎北江中江與三江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吾觀全氏之意欲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以經文中江還大江必不以經文北江冒大江此其聰明過人處然欲全其說計惟有以三江爲一條水以入海若欲分出三條水三處入海則經文之北江中江不召而自來而中江斷不能還大江北江斷不能不冒大江不得已生出不涉中江北江之文以曲全之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故全氏折中之論主郭景純三江之說余之不憑必以爲一人之私言而謂人能憑之我不敢知矣至其言主郭氏之說曰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欲盡合諸家捕風捉影之說舉而歸之於三江中絕不顧經文導漢導江與揚州三江一脈貫穿其源流不紊之妙舍經文而說經未有是處

全氏何爲直舍大江云云卽指顧氏諸說言摭諸說則中江北江與三江本不

相合乃駁辨語看去似自立論可謂詞不達意又按全氏禹貢書法之說不足以解大江一瀆既表荆復表揚之疑蓋淮海惟揚揚在淮之南海岱及淮惟徐徐在淮之北海岱及淮惟徐徐在岱之南海岱惟青青在岱之北此表界之書法每一界必兩州共之若据此以難夏史官失書法是不揣木而齊末者也况江在荆自宜以之表荆江在揚又宜以之表揚如沱潛既在梁又在荆故兩州竝見疑者本誤何足致辨哉

全氏曰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卽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池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皇清經解卷吾西十四程徵君禹貢三江考十四

開以運糧者况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

按顧氏亦主景純之說與全氏同而全氏不牽合中江北江之文顧氏則以爲中江北江南江卽三江故全氏不以爲然也若欲牽合則必以大江爲北江與經文相戾不能全其說矣又按顧氏以中江爲吳淞謂東池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全氏駁之言諸湖是闔廬所開且經文中江明指大江無容附會然何不直据經文大加駁辨蓋其心之神明先爲三江必三條水所蔽所以主郭氏說以岷江松江浙江當之然不能不與經文中江江北江相齟齬惟有不牽合中江北江之一法而恰有蔡傳旁通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遂拉扯以爲左證而不知其破綻立見蓋一涉三條水更不能不涉中江北江之文事之

動而多連者勢所必至乃自掩其耳以爲鈴聲真不我聞也得乎

全氏曰若胡朏明旣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江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卽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旣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朏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由於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罔始引之東匯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五

按胡氏謂秦漢之間別有三江卽指漢志諸說而言曰秦漢別有者其非禹貢三江可知瑤田以爲焚阮之後言人人殊者正與胡氏意同謂其與經文不合也全氏斥胡氏爲不考而出於揣度之詞全氏之斥但据今時水道以擬秦漢以前又寧非揣度之詞耶全氏因謂隋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据此則吳松江出於太湖不得與大江通明矣今据郭氏說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是禹貢三江各自入海絕不相通此何說耶明爲不涉北江中江實則不能不以北江爲大江不能不以中江爲松江不能不以南江爲浙江如此說三江趨之不可避之不能吾誰適從耶嗚呼舍禹貢經文而欲得禹貢三江之實此所以千古聚訟而不能定一尊者也

禹貢漢水入海說

漢水之大不讓於江其在江中能匯澤爲彭蠡水力之勁以視江有過之無不及也江爲四瀆之一而瀆不數漢者以漢入於江不能復出於江而獨入於海但能依江以朝宗於海故屈而不得伸耳然其力足匯澤顯然可見又其勢實能割江水之倚北岸而東行者占其一分觀禹貢之文蓋目驗而得之非擬議之詞也其不能爲瀆者分定於入江而同流屈而難伸固其所也至其水之大力之勁則有萬不可沒者神禹之著於錄也毅然不予以瀆之名而屈中見伸於字裏行間躍露其目驗之指使人涵泳其文而得之北江之名已爲特筆中江之目情見乎辭使無南江何有於北而更何有於中哉不見南江文章之空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七

運者也點出三江文章之宏中肆外者也彭蠡之上但見江漢朝宗彭蠡之下顯不居中控北此揚州經文大書三江旣入於彭蠡旣豬之南下江入而三江成對江漢言曰三江未成三江厥惟江漢南條之水禹所導者江漢二水耳導沱潛殷九江所以治江漢也豬彭蠡定震澤所以治江漢也江漢治而南江來合成三江南江者禹所未經導者也然則南條之水禹所導者江漢二水止矣慨自秦皇焚阮以後什一不存然三江之義完善於禹貢獨毫髮無遺憾而後人誤認三江爲三水東南支流不下數百芒芒大地各據一隅之見而指數之宜其紛如亂絲難以畫一者也故後世三江之說不起於後漢焚阮之後言人入殊論者未遑紬繹經文掇拾諸俗沿襲之說以爲典要不知

北江定名於導漢下中江定名於導江下江爲中江漢爲北江經文之不可易者也今以岷江正流全歸之北江是指北江漢所爲者爲四瀆之一而移中江之名於大江之外全失爾雅釋地名四瀆之指多見其說之支離而實無傷於禹貢經文之萬一也據釋地四瀆之名大禹所命者也然則漢之不得爲瀆由禹定之而禹貢導水九條連排入于海者五水以漢水與四瀆竝列敘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明江漢竝大無所低昂及讀其錫漢水以北江之名於南入于江之後又令其附庸於江與南江相伯仲以全揚州三江之目載屈載伸如月之繼日明照四方人皆仰之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而讀者瞶瞶焉何也

述瀆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七

瀆之爲言獨也獨大曰瀆獨小亦曰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此言獨大之瀆獨出獨歸非他水之所能奪故謂之瀆也又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言獨小之瀆瀆注之則曰澮澮之爲言會也會合衆瀆遞會遞大而至於川故百川雖大舉不得瀆名而唯原泉之初出者爲瀆故曰獨小曰瀆也四瀆之始亦由原泉初出未始非獨小之瀆也及其出山放乎中流如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其他枝水入則吞之自失其名而是瀆也滔滔數千里體大名益大自原泉直達於海故曰發源注海言至注海不失其發源獨行之名獨大曰瀆此之謂也吾謂古人文章一字不苟下於發源二字見之矣而獨小之瀆山下出泉庸非獨

乎然此一瀆也彼又一瀆也眾瀆注澮名之曰澮便失瀆名由澮而溝而谷而谿以至於川遞注遞大遞易其名皆非獨大之義故必其始之獨小者得專瀆名也疏爾雅者不知注澮曰瀆爲獨小之義而泥四瀆獨大者以解之於五注字一線上溯文義不可通於是遷就說之而曰山谷水有不盡注於谿者則注於溝自溝注於澮自澮注於瀆如此則瀆爲大矣以小加大去順效逆不顧文理之安此何說也谿在谷後故谷水注之以注於川溝在谷前故溝水注谷谷安能轉注於溝耶若澮又在溝前瀆更在澮前澮注溝溝安能轉注於澮瀆注澮澮安能轉注於瀆改注溝曰澮而曰自溝注於澮改注澮曰瀆而曰自澮注於瀆吾雖欲從而爲之辭吾將何說之辭耶漢水之入江也禹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六

貢曰江漢朝宗于海似漢有與江並大之勢然漢不得名瀆者入江後卽失漢名而附庸於江特書曰東爲北江可想見其不得名瀆之故矣

奉答阮中丞寄示浙江圖考書附及水地管見就正

浙浙二水判然兩源王秋告別時已聞命矣及讀大著浙江圖考据漢書說文辨證以漸爲浙之非於是十餘年來浙江之名雖學士文人不能別白而了然於心者一旦復還舊觀眞快事也謹案圖考所引地理志嶠江水分江水漸江水穀水武林水諸條爲之尋其脈絡辨其經流翦入一一詳著案語以疏通而證明之浙漸之爲二水豪無遁情矣至說文江沱沱漸諸字排比離合伏讀案語云江字下次沱沱字下次漸云江水者卽從

上江字連屬而下指嶧江也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浙
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江無涉如此指
畫尤爲明辨且哲更見古人義例之森嚴瑤田於此嘗竊取而
申論之以謂沱爲江之別出江而復入於江者也浙爲分江水
之委至其折處而後入於海者也以其別於江而折於江故江
下次沱沱卽次浙以類相從也若漸水出南蠻夷中江水出嶧
山西徼外蜀郡在西北丹陽郡在東南遠不相及宜說文漸字
之次越浙字多至四十二字而兩不相涉也又案圖考引水經
注泗水篇云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又引水經注漸水篇
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又云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
之又云穀水又東入錢塘而左入浙江伏讀案語云以漸爲浙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九

自酈道元始自有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莫有能詳者
矣其所云浙江正穀水也不知漸之非浙旣以穀水當浙江遂
莫能辨穀水矣瑤田讀此案語乃知酈氏誤漸爲浙卽不得不
弁誤穀爲浙不知穀水乃經流而漸水從上來入之今反以漸
爲經流冒以爲浙轉謂穀水來入之宜其不識岷江之眞浙而
冒漸以爲浙矣有此案語剖辨詳明漸水安能復冒爲浙耶又
案圖考引水經注漸水篇云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下注浙
江浙江又東逕禦兒鄉浙江又東逕柴辟南伏讀案語云此條
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
入海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
氏此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

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
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於河水
下之南江而驛入漸江水下之敘浙江肌謂江水自臨平湖上
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浙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
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河水注中亦微及
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
存瑤田讀案語至此然後嘆古籍雖已湮訛而舊蹟尙可從若
滅若沒中尋繹酈氏自有刮膜金篦而乃善刀而藏由其無如
月之書眼故不能罅隙無不到耳今於案語中揭出使浙江本
屬岷江不得誤爲漸江者所以訂正酈氏不但以矛陷盾乃有
披沙揀金之妙由是浙江之久假不歸至千有餘年者豁然確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斯蓋其真之不可沒原未嘗不藏於訛泐中所謂存什一於千
百一經昌黎氏之張皇幽渺尋其墜緒乃如懸之衆間無不見
見而聞聞之也抑瑤田於水地之學竊有管見蓄疑既久今請
牽連及之以就正於左右焉以謂六朝以下之傳聞不足以掩
秦漢魏晉之舊蹟焚旣以後之記注不足以亂夏書禹貢之經
文如以丹陽郡石城之分江水爲禹貢有北有中必有南之南
江竊恐是酈注之誤求其所据竝無確鑿之證不過引地理志
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一語不知此語乃酈注
隨手增成之詞今案地理志石城縣下但云分江水首受江至
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見南江字至會稽郡吳縣下
亦但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與分江水豪不相涉酈氏經

合之說恐無徵不足信矣細考酈注語意不本漢志不本水經
今二書具在可覆按也謹案地理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嶧
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
六十里不以爲禹貢之北江也丹陽郡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
受江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以爲禹貢之南江也
又按水經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
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亦不見北江南江字與地理志不異而酈氏則於經文又過毗
陵縣北爲大江下注云江卽北江也是坐定嶧江爲北江卽不
得不以分江水爲南江然據經文無南江字卽不得不增成地
理志曰江自石城逕吳國南爲南江以爲分江水爲南江之根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然而去吳縣南江在南太遠矣故酈注之敘南江也据定其所
增成之地理志凡七見南江字乃得與吳國南相連屬究自石
城至此冒南江之名而存者與地理志水經二書文義大相齟
齬矣卽以水經末篇證此注其末篇云中江至會稽陽羨縣入
于海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其意蓋以沔水篇水經經文
本無南江故於此篇亦不見南江酈注之補苴不合於水經於
茲可見况水經本無北江中江與漢志同則末篇之所謂中江
北江者恐是後人羈入依傍漢志而又不解漢志之三江實別
有所屬也請据漢志而申論之會稽郡吳縣曰南江在南東入
海揚州川毗陵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蕪湖曰中江
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指謂職方氏揚

州其川三江何以知其必爲職方之三江而非禹貢揚州三江
既人之三江也蓋有本證焉山陰曰會稽山在南揚州山蓋指
謂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禹貢無會稽也吳曰具區澤在
西揚州藪蓋指謂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禹貢無具區也
必見揚州山揚州藪文義與三見揚州川同是以見之矣又有
旁證焉地理志曰泰山郡萊蕪曰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
沛幽州浸與職方氏幽州其浸曰留時同禹貢無幽州也地理
志又曰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并州山涿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
并州浸太原郡鄆縣九澤在西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鹵城虜沱
河東至參合入虜沱別并州川與職方氏并州其山鎮曰恆山
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沱嘔夷其浸涿易同禹貢無并州也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至於他州之見於地理志者曰荊州山荊州藪荊州川荊州浸
曰豫州山豫州藪豫州川曰青州川青州浸曰兗州藪曰雍州
山雍州藪雍州川雍州浸曰冀州山冀州川冀州浸如此之類
皆與三見揚州川者同一例無不與職方氏所載相符合而以
之校錄禹貢則有無同異迥然如方員之不相入也於此可定
地理志之南江北江中江實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無疑矣而
地理志湔氐道之江水不見北江字石城之分江水不見南江
字益可信其不肯破嶠江以爲北江也水經之不破嶠江義與
漢志同故敘分江水則曰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絕無
絲毫牽帶南江也然則班氏之於岷江也大意蓋謂江水行二
千六百六十里者爲江之正流分江水行千二百里者爲江之

枝流江水之義止於此而禹貢之三江亦於此見之矣酈氏讀水經未達作注至此先有南江橫於胸卽不能不從而爲之辭遂於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下直注之日江卽北江也以硬派大江爲北江又未達經文轉寫之譌將第二個其一字爛在爲大江之上因以意駁之日經書北則可謂經言大江在毗陵縣北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意謂至餘姚者爲分江水而乃譌互爲大江耶然此是酈氏譌中又譌不必與辨其大繆在因譌北江而又改竄地理志以吳縣之南江上通分江水以與大江分南北增出分江水之南江於是分江水之正流漢志水經以爲至餘姚入海者不得不變爲南江之枝分矣蓋其所謂南江者實靠定吳縣南江在南句爲左證以上通分江水故敘南江之正流不得不入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太湖而出太湖以就其所引吳國南之南江夫旣以此爲南江之正流則分江水至會稽餘姚入海者不得不以爲枝分者矣瑤田繙考古籍徧搜遺編絕無以分江水爲南江之一語卽其所引郭景純之言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然酈氏之浙江指謂浙江不謂分江水况分江水之首受江處則又與其所謂浙江絕不相蒙也漢志水經不以岷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恐違禹貢經文而吳之南江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實指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亦旣信而有徵矣酈意窺見一隅疑終難明呈之左右幸進而教之拙著禹貢三江考一編因丙申在都聞金戴二君之緒論竊以爲有難通處偶有所見碎錄之以以示人厥後金君成書戴君未有著錄至於諸家之說悉心推動

似與禹貢經文未能鉤貫雖復條舉件繫再三送難殊難折衷東之高閣久矣昨爲整比不欲棄置權付開雕反復校錄劄改頗多隨後刷印成書鄧呈大教瑤田平生他無所好惟以看書自尋樂處往時無日不伏案今自夏秋以來僅存右目漸如雲遮不能觀書全無生人之趣自分無所成就有負許與盛心皇恐無地劉端臨氏遺書當已刻成幸賜一部臨書無任依馳之至

瑤田又按班氏作志蓋以職方氏之三江不必上同禹貢以謂虞夏至周相距千有餘年州名且從異制山川何必一同其於大地多引禹貢以實之者無疑義者也而見於職方氏者時殊世易不能畫一因特出一例顯示之書法曰某州山某州川某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州藪某州浸者以謂此其不必同於禹貢者也不須紐合無事幹旋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其斯之謂與觀地理志敘開章既錄禹貢全文錄畢卽曰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徐梁合之雍青分冀州以爲幽并故有周官職方氏於是復錄職方氏全文是明知二書有異同兼收而兩存之耳又按後漢郡國志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二江並襲班志而吳之南江獨逸之而不襲其說揆彪之意以謂禹貢但見北江中江不見南江吾釋禹貢何必增出南江亦不辨班志之南江北江中江果何所指也此所謂知者見知仁者見仁是或一道也彪豈胸無成見而自說自話耶朱子注論語曰七尺曰仞注孟子曰八尺曰仞各從舊注一似進退無據而不知其爲闕如之體例

也仍有鄙見敢附呈之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四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四

程徵君禹貢三江考

三

